

榆树情思

□吕桂芹

身躯、顽强的品格，生机盎然地屹立在家乡的黑土地上，记载着人世沧桑，记录着时代变迁。

春天，老榆树枝繁叶茂，苍翠欲滴。待到结“榆树钱儿”的时候，淘气的大男孩爬上树，折下枝条往下扔，女孩在地上捡。“榆树钱儿”像一分钱硬币那么大，淡绿色，圆圆的，薄薄的一，嘟噜一嘟噜，甜丝丝的，孩子们争着抢着吃。

“榆树钱儿”就是榆树的种子。成熟的“榆树钱儿”变成淡黄色，随风飘落在地上，翌年，还会长出许多小榆树来。所以，亘古以来，榆树就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地繁衍生息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

夏天，老榆树撑开一把浓荫巨伞，遮住酷暑阳光。妇女们坐在树下飞针走线，说说笑笑，孩子们绕着树，蹦蹦跳跳，打打闹闹；老年人坐在树下说东道西，谈古论今。

秋天粮食上场了，老榆树就像一位很负责的更夫，昼夜守护着生产队的场院。树上挂着一块四楞八股的铁块，这是那个年代的“大钟”，钟声一响，社员们就到生产队集合。

冬天，老榆树巍然挺立，无比坚强地抵御风雪严寒，呵护着附近的那口水井，呵护着村里的人们。

不仅我老家有这样古老的榆树，榆树这个地方到处都生长着繁茂的榆树，“榆树”这个地名也由此得来。

在于家屯后面，田野里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榆树，树龄百年以上，树干粗壮笔直，春夏之际，树冠很美，圆圆似伞，吸引一些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。这棵树的图片已存入《榆树市志》。

据史料记载：“清代，环城植榆树3250棵（到1916年，尚存3203棵）。”一茬又一茬榆树在榆树茁壮地生长。现在，老榆树的子孙们更加生机勃勃，焕发青春！

榆树这片黑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承载着厚重的文化，榆树人志士层出不穷。他们的品格就像榆树一样质朴、高洁、坚韧不拔，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已载入榆树史册。

今天的榆树，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矗立在这片沃土上，市容市貌焕然一新。“榆树大粮仓”誉满全国。

七十二行

梨花一曲笑芳芬

□徐明森



董孝芳(左)表演《梁赛金擀面》剧照

“梨树有个董孝芳”——这是喜欢二人转的人们妇孺皆知的一句话。20世纪60年代，董孝芳与高春燕一副架，凭唱腔圆润、稳中见浪享誉东北三省。

董孝芳1941年生于梨树县董家窝堡乡朝阳堡村，1954年高小毕业，跟随李财学艺，1955年冬加入梨树县地方戏队。1964年5月，演出的《送年画》(编剧杨维宇)获吉林省首届二人转例会表演一等奖。1980年6月，演出拉场戏《梁赛金擀面》，并由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传播到海内外。其后一发不可收，奖项多多，1989年6月在吉林省“转星”大赛上获得殊荣。

董孝芳是一位从老艺人走向新文艺工作者的代表人物。他在老艺人身上获得丰富的基因营养，把传统二人转的手绢、扇子、手玉子、大板等绝活学得十分到位；同时，他又拥有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新思想、新表现、新唱法，把嗓音条件与舞台审美、剧本内容、人物性格结合起来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见贤思齐”，认识董孝芳的人都说，他看谁有什么绝技、什么唱法，不学到手都不能睡觉。

董孝芳有个拿手的剧目叫《回杯记》。他一张嘴就唱几十句、上百句，唱功堪称极致。“极致”是啥意思？就是唱时不喊不叫、不惊不乍、不蹦不跳、稳稳当当、斯斯文文。站在台口上，棍子一触，开口就来。没有麦克的肉嗓子，一下子穿透整个剧场，观众屏息气，洗耳恭听。那夯头儿(唱腔)叫作瓷实，高低不挡，韵味十足。

二人转舞台是综合多种表演技能的一门艺术，通常的说法是“唱、说、扮、舞、绝”。董孝芳可以经常下场的剧目有60多出，小帽小曲50多个，这就应了那句“造诣深、技艺全”的话，所以在二人转界声名远播。他认为，演员上场时先“说”，是为了尽快和观众建立感情。因此，董孝芳的“说口”稳中有俏，平静幽默，善于甩包袱，出其不意，把观众逗得哄堂大笑时自己却不笑。他表演(说口与搞笑)时神态自若，吐字清楚，分寸得当。他常说“说口要真，搞笑要真”。他的绝活是真正的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。基本功的双扇、手绢、手玉子、大板，完全继承了老艺人的一套绝活，而且有自我的创新，变化多端。那些片、翻、滚、缠、抖、抛、飞、转等手帕技巧特别纯熟，自己创造的“风还巢”，随着唱腔旋律抛到十几米外，飞到观众头顶上旋转一圈，然后稳稳地飞回董孝芳的手里，观众无不称奇。

董孝芳的手玉子和大板影响很大。手玉子是七块竹板，在他手中成了音乐的旋律，无论是“缠线”还是“纺线”，“打面锣”还是“放风筝”，抑或“老太太背娃”等，那么多花样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那两块竹板节奏鲜明，干净利落，有“金龙盘柱”“黑虎出山”“苏秦背剑”“插花盖顶”诸多花活。大板可以出手，飞到远处上下翻飞，奇俏俊美。董孝芳的双扇也十分给力，边唱边舞，似向葵花流光溢彩，若蝶蝶戏斗韵致多变。

艺人的“说口”中有一句话，叫作“有麝自来香，不必大风扬”，这也是对董孝芳艺术成就的一种褒奖。董孝芳的二人转艺术造诣深，从上装到下装，从古戏到今戏，从文场到武场，从舞台到课堂，样样皆精，堪为一代师表，桃李天下。

二人转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元素。董孝芳的二人转就像红彤彤的东北大高粱和金灿灿的玉米、大豆一样朴实无华，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原汁原味儿有如浓浓的陈年老酒，喝着过瘾，提气爽神。60年来，董孝芳的声音不断在东北大地上荡漾回响。到农村去，常听老人们说：董孝芳唱得可真好听，是味儿，扮相也好，好做派，演啥像啥。

戏曲的艺术魅力就是要能感染感动观众，不仅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，而且要有自己的代表剧目方能立住标杆。董孝芳的看家戏很多，流传很广，新旧戏皆能，他用一出出好戏不断拨动观众的心弦。老戏如《梁赛金擀面》《回杯记》《西厢》等，新编戏如《南郭学艺》《大观灯》《倒牵牛》《送年画》《小鹰展翅》等。他表演的单出头《南郭学艺》取得了极大成功，唱念做舞浑然有致，体现了扎实的表演功力。

董孝芳的唱功清新婉丽，扣人心弦，靠山调声声入耳。《回杯记》中的甩腔，快卖字儿，慢卖味儿，都很吃功夫，是对前辈老艺人吴少先艺术的继承和发展。《梁赛金擀面》中的“八大篇儿”，盘家乡彩至极，用的是G调假喉，以情带声，声情并茂，高八度的声音却和谐有致，表演斯斯文文，情致感人，催人泪下。

他的清口和说口最具特色，一唱就是几十句、上百句，甚至几百句，一开口就能压住观众。比如《回杯记》一上场就是一大段清口，没有多少动作，只有少量的肢体语言配合，拄着根棍子唱，紧似急雨，快似刀枪，慢似徐行，潇洒悠然，可谓火候儿拿捏有度，张弛有法。台下观众越听越有味道，以至击着节拍跟着歌唱，台上台下形成强烈共鸣。他的说口文雅，饶有韵味，尤以套口最为见长，与他的清口唱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包袱甩得俏，演得带劲儿，兜得严谨，捧的是火候，深具“道行”。有人把逗哏比作炒菜，火候不到不熟，火候过了就糊，董孝芳总能掌握得恰到好处，从而达到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。他还把其他曲艺艺术的长处拿来，借他山之石，为攻玉，如相声、大鼓、单弦等。

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董孝芳极大地丰富了二人转表演形式，表现出的美感和难度是一般演员不易做到的。如“风还巢”“飞大板”“飞手玉子板”“八角手绢”“挎大板”“双扇舞”等，样样出彩儿，精彩异常。他的里抛“风还巢”美极了，手绢向空中抛去，到台下十几米远的高处，然后随着回到手中，观众的视线追着手绢出神儿，当手绢准确回到手中的时刻，定会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“双扇舞”就像翻飞的蝴蝶，翩然有致，美丽迷人。“飞大板”令人目不暇接，看似眼花缭乱，但怎么打花样子都不错板眼，就像杂技中的杂耍，极见功夫。

好的剧本是打造精品的前提，但是再好的剧本也需要演员的二度创作。董孝芳对二度创作和三度创作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他常常会根据自己对剧情的理解，根据唱腔特点以及舞台效果做一些技术性处理，使之更符合剧情更富有表现力，往往添加一些衬字或口语就使剧情活了，演出起来得心应手。如《倒牵牛》《南郭学艺》等新编剧目，与剧作家配合得十分默契，取得了珠联璧合的效果。

2000年退休后，董孝芳仍在为二人转的传承发展倾注心血，奔走歌筹，创办“北方二人转董孝芳学府”，落户在二人转之乡梨树县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给我什么荣誉我不在乎，能把我所掌握的艺术表演技巧传下去就行。”

二人转植根于肥沃而广阔的黑土地上，定能常开不败。董孝芳和他的二人转艺术，就像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车轱辘菜和马莲一样，年复年，日复日，为人们所称道，所记起。

榆树伟岸绿葱葱，枝繁叶茂傲苍穹。腰身挺拔筋骨硬，风雨不惧好英雄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屯儿有一棵大榆树，枝繁叶茂，虬枝纵横，三个小伙子张开双臂，才能把树干围过来。有两条树根裸露在地面，向东西延伸着，宛若老耄老年人青筋凸起的胳膊。我不晓得这棵榆树存活多少年了，听爷爷说，他小时候就有这棵树。这么说，这棵树的年龄至少有二百多岁了。

我尊敬这棵大榆树就像尊敬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，每天上学从它身旁走过，总要深情地望一望。看看枝叶，听听树上鸟鸣，或者在粗糙的树干上轻轻拍两下，这大概就是我喜欢这棵老榆树的缘故吧。

榆树外貌并不十分美丽，皮肤黝黑，皱纹多多，它不像青松那样挺拔、四季常绿；它不像垂柳那样柔曼、妩媚多姿；它不像白杨那样窈窕、亭亭玉立。然而，它有内在的美，美在心灵。剥去树皮，露出乳白色的肌肤，光滑细腻。老榆树以它平凡的态度、质朴的



我们这疙瘩

家乡的蝈蝈

□朱乃波

蝈蝈是一种昆虫，它的外形和蝗虫相像，身体呈绿色或红褐色，有六条腿，前面的四条腿短，后面的两条腿长，善于跳跃。蝈蝈的头上有一对儿听器，感觉非常敏锐，有轻微的响动它就会停止鸣叫。蝈蝈有个习性，一只蝈蝈叫，其他蝈蝈就会一起鸣叫。于是，我就和小伙伴儿们练习蝈蝈的鸣叫声，用唾沫儿模仿蝈蝈发出的短音，闭嘴发出唇音模仿蝈蝈悠长的鸣叫声。这真是“躬身猫步屏吸气，瞪目鹰神仿叫声”。

蝈蝈的后腿长而大，健壮有力，可将身体弹起，向远处跳跃，既快又远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蝈蝈伏在豆叶上扇动翅膀，叫得正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跟前，双手上一合一，分开手指一看，手里只有一片豆叶，蝈蝈却跑掉了。

绝大多数蝈蝈是草绿色，但我的家乡却有一种红褐色的蝈蝈，脸是红色的，肚子是粉红色的，体型比绿蝈蝈大，翅膀要长，鸣声强劲有力，响亮醇厚，可以说是蝈蝈中的珍品。我们叫它火蝈蝈或铁蝈蝈。

有一次，我循着叫声，发现一只大火蝈蝈，正伏在一棵黄蒿上扇动翅膀，欢快地鸣叫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两手左右一合，将它抓住了，可是它却一口咬住了我手掌上的肉，我赶紧放手，它后腿用力一蹬，就跳进草丛，不见了踪影。

抓到蝈蝈不能用手拿着，要捏住它的头部，把它的后腿弯回去，用豆叶包上，再用细草缠上。把蝈蝈带回家，把它放在笼子里，蝈蝈笼

弹起，向远处跳跃，既快又远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蝈蝈伏在豆叶上扇动翅膀，叫得正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跟前，双手上一合一，分开手指一看，手里只有一片豆叶，蝈蝈却跑掉了。

绝大多数蝈蝈是草绿色，但我的家乡却有一种红褐色的蝈蝈，脸是红色的，肚子是粉红色的，体型比绿蝈蝈大，翅膀要长，鸣声强劲有力，响亮醇厚，可以说是蝈蝈中的珍品。我们叫它火蝈蝈或铁蝈蝈。

有一次，我循着叫声，发现一只大火蝈蝈，正伏在一棵黄蒿上扇动翅膀，欢快地鸣叫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两手左右一合，将它抓住了，可是它却一口咬住了我手掌上的肉，我赶紧放手，它后腿用力一蹬，就跳进草丛，不见了踪影。

抓到蝈蝈不能用手拿着，要捏住它的头部，把它的后腿弯回去，用豆叶包上，再用细草缠上。把蝈蝈带回家，把它放在笼子里，蝈蝈笼

弹起，向远处跳跃，既快又远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蝈蝈伏在豆叶上扇动翅膀，叫得正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跟前，双手上一合一，分开手指一看，手里只有一片豆叶，蝈蝈却跑掉了。

弹起，向远处跳跃，既快又远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蝈蝈伏在豆叶上扇动翅膀，叫得正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跟前，双手上一合一，分开手指一看，手里只有一片豆叶，蝈蝈却跑掉了。

绝大多数蝈蝈是草绿色，但我的家乡却有一种红褐色的蝈蝈，脸是红色的，肚子是粉红色的，体型比绿蝈蝈大，翅膀要长，鸣声强劲有力，响亮醇厚，可以说是蝈蝈中的珍品。我们叫它火蝈蝈或铁蝈蝈。

有一次，我循着叫声，发现一只大火蝈蝈，正伏在一棵黄蒿上扇动翅膀，欢快地鸣叫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两手左右一合，将它抓住了，可是它却一口咬住了我手掌上的肉，我赶紧放手，它后腿用力一蹬，就跳进草丛，不见了踪影。

抓到蝈蝈不能用手拿着，要捏住它的头部，把它的后腿弯回去，用豆叶包上，再用细草缠上。把蝈蝈带回家，把它放在笼子里，蝈蝈笼

弹起，向远处跳跃，既快又远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蝈蝈伏在豆叶上扇动翅膀，叫得正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跟前，双手上一合一，分开手指一看，手里只有一片豆叶，蝈蝈却跑掉了。

绝大多数蝈蝈是草绿色，但我的家乡却有一种红褐色的蝈蝈，脸是红色的，肚子是粉红色的，体型比绿蝈蝈大，翅膀要长，鸣声强劲有力，响亮醇厚，可以说是蝈蝈中的珍品。我们叫它火蝈蝈或铁蝈蝈。

有一次，我循着叫声，发现一只大火蝈蝈，正伏在一棵黄蒿上扇动翅膀，欢快地鸣叫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两手左右一合，将它抓住了，可是它却一口咬住了我手掌上的肉，我赶紧放手，它后腿用力一蹬，就跳进草丛，不见了踪影。

抓到蝈蝈不能用手拿着，要捏住它的头部，把它的后腿弯回去，用豆叶包上，再用细草缠上。把蝈蝈带回家，把它放在笼子里，蝈蝈笼

弹起，向远处跳跃，既快又远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只蝈蝈伏在豆叶上扇动翅膀，叫得正欢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跟前，双手上一合一，分开手指一看，手里只有一片豆叶，蝈蝈却跑掉了。

绝大多数蝈蝈是草绿色，但我的家乡却有一种红褐色的蝈蝈，脸是红色的，肚子是粉红色的，体型比绿蝈蝈大，翅膀要长，鸣声强劲有力，响亮醇厚，可以说是蝈蝈中的珍品。我们叫它火蝈蝈或铁蝈蝈。

有一次，我循着叫声，发现一只大火蝈蝈，正伏在一棵黄蒿上扇动翅膀，欢快地鸣叫。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两手左右一合，将它抓住了，可是它却一口咬住了我手掌上的肉，我赶紧放手，它后腿用力一蹬，就跳进草丛，不见了踪影。

抓到蝈蝈不能用手拿着，要捏住它的头部，把它的后腿弯回去，用豆叶包上，再用细草缠上。把蝈蝈带回家，把它放在笼子里，蝈蝈笼



有竹子的，有草编的，而我们都是用秫秸糊扎的。选取几节粗细适中的秫秸，先把秫秸扒了皮，将秫秸截成几段，短的几段，再把秫秸皮分成若干根儿细篾，然后扎成三角形或正方形的蝈蝈笼。我把五六只笼子挂在屋檐下，蝈蝈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清脆悦耳。蝈蝈吃食物很杂，它们吃青草、豆叶、菜叶，但它们最爱吃的食物还是西葫芦花和倭瓜花。

蝈蝈是昆虫中的音乐家，鸣声各异，有的高亢洪亮，有的低沉婉转，或如暴风骤雨，或如潺潺流水，声音或清或哑，给大自然增添了一串美妙的音符。我常常在蝈蝈的叫声中进入梦乡。

蝈蝈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一种昆虫，它带给了我许多乐趣，至今难忘！

蜿蜒的村庄

□张吉萍

村后面还有一座山坡。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小山坡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。我们在那里抓过蚂蚱，抓过蝈蝈，还在旁边的豆地里抓过蝈蝈，在高粱地里打过鸟。我们经常采来一些花，编成花环戴在头上，想象着自己就是那小小的新娘。

走着走着，村庄就成了故人。童年结束后，我的生活也不再完全依傍着这座小村庄。但是，我却见到了更多的村庄。它们就疏疏落落分布在我上中学的路上。或远或近，或近或远，或躲躲闪闪，或亲亲密密。几年的时间里，我一次次在晨光升起的时候路过它们，又一次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和它们告别。那些陌生的村庄，在我清浅足音的叩问声中，一天一天地变得熟悉起来，一天一天地变得温暖起来。有时，陌生的阿姨可以拿出自行车的打气筒，热情地帮我把车胎打饱，让我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；而有时，他们的柴草垛甚至是地头的窝棚，也可以成为我们躲雨的好去处。当然，就是这些村庄的狗，最初见到我们也是冷眉立目的，但是经过几年的寒来暑往，它们的眼光也变得那么亲切，甚至可以朝着我们摇着尾巴。有时我还可以用手势或口哨和它们打招呼，甚至

是目光交流。就是这些村庄陪伴着我的朝而往暮而归，我看着它们的面孔一张张地苍老，又一张张地变化——草房子、砖瓦房，甚至是小楼房。几年的时间，这些村庄的模样就变得越来越大，就像一个邻家女孩，一转眼就变得亭亭玉立。

再后来，我外出求学。村庄就成了寒暑假才能看到的故友。不论在旅途中，还是在家中，只要我一踏上土地，我的心仿佛一下子就踏实起来。因为我的根在这里！所以，这种特殊的温暖始终在我的血液里延续。

而现在，村庄则成了一种向往。房子高大，窗户明亮，屋里宽敞。村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随意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。日子始终在长，岁月也在叠加，而村庄则成了记忆里遥远的存在。那里，有童年，有少年，有梦想。

此刻，院子里的牵牛花一定又在自由自在、肆无忌惮地疯长——它们蜿蜒向上，爬过庭院，缠着篱笆，甚至爬上向日葵的头，再攀附枝丫，最后抵达屋顶，尽情眺望着远方……

大地往事

